

向上45度生长

徐芝婷

这是一株苍老遒劲的刺柏。

茂密葱茏的枝叶翠绿沉碧，枝丫叶片以倾斜45度角缓缓向上延展，层层叠叠，凝结着阳光、风雨和岁月，自然笼成了一座庞大的树冠，在这个海拔800多米的空旷山谷里，宛若一个神秘且独特的符号，一眼就让人掀起视线的狂澜。

树干粗壮且顽强，深褐色的表皮逡裂着一条条不规则的纹路，偶尔露出不易察觉的浅色表里。也许是光、是雷、是雨的侵蚀和考验，显现出时光流逝中成长的艰难与困厄。在自然的洗礼下，这株柏树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成长？

也许是它倾斜45度角向上的姿态。枝叶的光合作用需要充足的光照，斜角向上使得层层枝叶获得了更多光照，在不同时间、不同角度下，茂密的叶片能充分地吸收阳光，为生长提供足够的能量和物质。10多米高的树干撑起绿冠，碧绿且浓郁的枝叶从底部向顶部延伸，几乎没有枯黄衰败的枝叶夹杂其间。阳光下、泥土间、山林里，馥郁的草木清香沁入心脾，仿佛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在含笑而语，彰显出一个个旺盛生命力。这是大自然以独特的方式给予世间美好的咏叹。

也许是它保持45度角向上的平

衡力。在这座狭长的山谷里，狂风呼啸而过，雨雪雷暴难以抗拒，而倾斜向上的生长则保住枝条的稳定，在承受来自外界各种侧向压力时，通过自身结构将力量分散至枝条和主干上，避免受损而折断，保住了树的整体重心，形成稳定牢固的姿态。经历岁月的雕琢，树荫下形成了一圈舒适的空间，柔软的落叶和潮湿的泥土培育出嫩绿的青草地，还长出了几朵粉色的小花，随风摇曳，生动活泼。似乎是一首雄壮的交响曲中跳出的几个轻音符。

这是一种无声的坚持与融合。周边没有相互支撑的力量和外援，只有草丛和土石，也许偶然会有小动物经过，在恶劣的天气时来到树底下躲避。自然界生灵之间的温暖找寻，给予对方一种力量和温暖，这也是一种相互慰藉，共同度过风雨来袭时的严寒与寂寞，融合成大自然生态环境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坚定的伫立与表达。刺柏安静地站立在山峦翠谷里，它源源不断地从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汲取营养和呵护。正是凭借自身的独特条件，枝条和树叶均保持向上45度的生长，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获得更多的空气、水分，在无形的生存竞争中努力拓展自己的优势。

这是植物界生存的自然法则，优

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株刺柏的生长，也许经历了无数意想不到的生死存亡，水源、阳光、雷暴、飓风，都曾把它拖入不可测的深渊。但是，它依然以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以昂扬的姿态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力量，让我们几乎忽略它曾经的苦难。

人的成长，不也正是如此么？平坦顺畅的生活道路是人们心中的美好向往，但曲折向前的过程是大多数人的经常。当生活中遇到艰难险阻，如何在困境时寻求突破、如何在坎坷中坚守执著？这就需要丰富的生活智慧和坚定的志向勇气。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曾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强调了在成大事者必备的才能和志向两个主要因素中，后者才是不可或缺。要成长为有用之才的过程，就如同旷野中艰难求生存的柏树，不屈服于环境的险峻与挑战，不胆怯于任何暴风与骤雨，努力汲取营养，发展和壮大自身力量，不断培育蓬勃向上的生机。

人生海海，时光漫长。当遇到挫折备受打击时，要沉着冷静、坚定自信，不轻言放弃、努力向上，在平淡枯燥的生活中不断找寻适合自己的机会和平台，无论风来雨来，都以一株高山刺柏的姿态，用向上45度生长的轨迹努力书写自己人生的答卷。

在方丘和银杏平分秋色

(组诗)
七剑

溪流

除了此处无声胜有声
就是方丘的溪水声了
你在溪水里浣洗
弄出的声响
把方丘的溪水声
又拔高了一个高度

在方丘看月亮

在方丘看月亮的人
会变得更加明亮
月亮最嫉妒她了
她从月亮那里吸粉无数
没月亮的时候
方丘围着她转
有月亮的时候
方丘和月亮一起
围着她转

对峙

虫鸣与手碟对峙
米酒与咖啡对峙
稻田与诗行对峙
繁星与暖色灯光对峙
鲜活景物与抽象画作对峙
这些无火药味的对峙
像小时候玩捉迷藏
你拿着玩具枪捉住我时
我乖乖举起手的场景
在你精心设计的这些剧情里
我不小心穿帮了

面朝山谷

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只关心粮食和蔬菜的
我只见过一个付诸行动的
她在面朝山谷的地方
修建了一所房子
还给它取了有哲理的名字
她在院子里喂鸡 劈柴
种上四季蔬果
有时还背着背篓
上山采摘野花野果
我没见她用飞檐走壁的绝世轻功
去山上采药

在方丘和银杏平分秋色

在方丘什么都是平分的
野蘑菇和山笋平分了春天的味道
土豆和红薯平分了土地的味道
枇杷和无花果平分了夏天的味道
美酒和咖啡平分了夜的味道
风铃和落叶平分了风的味道
雨和山溪平分了天空的味道
秋天在无为小院的银杏树下
喝你春天采摘的新茶
是平分了树的味道

无为小院

在无为小院做任何一件事
都是貌似无为中的有为
和谍战片里的裁缝铺一样
掌柜旗袍做得好只是掩人耳目
等来该等的人
把外部情报成功接收进来
把内部情报成功传递出去
才是无为小院和裁缝铺
异曲同工的职责所在

长江边的卖菜人

宋扬

在从奉节去往巫山县城的交通船上，我认识了一对卖菜的夫妇。交通船穿瞿塘峡顺江而下，在长江两岸的每个小码头间Z字形左右停靠，承担着联通沿江两岸村落、小镇、县城的任务。

不记得这对夫妇是在哪里上船的，只知道这趟从奉节县城始发的船到达巫山县城需要四个小时。所有的菜筐、箩兜都集中在船头和船舱的固定位置，我只能试探着问坐在我旁边的阿姨：您这是去卖菜？这么迟啊！她咧开嘴，无奈一笑：没办法嘛！是啊，交通船只此一班，下午四点再从巫山返回奉节。阿姨说他们村虽然通了盘山公路，但没有通公交车，住在江两岸的村民出行主要还得靠船。瞿塘峡中的山都陡峭，显然不适合种菜，那么，阿姨的家应该在山的那边吧。我的这一猜测得到了印证，从我们接下来的对话中得知，为了赶这趟船，阿姨还坐了半小时的机动三轮车，而她家原来的老屋、农田就在江边，现已被三峡水库上涨的蓄水淹没了。所谓“三峡移民”，阿姨便是其中之一。

在我与阿姨有一搭没一搭的交谈过程中，对面长椅上，一个瘦瘦的叔叔

一直乐呵呵地看着我们。我忍不住问他：您也是去卖菜的？他的笑容更灿烂了一些，还带了一丝不好意思。阿姨把嘴巴朝叔叔努了努：我们一家的。他们没有坐在同一条椅子上，彼此也不说话，几十年的油盐柴米已经把一对年轻夫妇曾有的卿卿我我简化为“无言”。阿姨若不开腔，我还真想不到他们是两口子。他们的日子就像日夜流淌的长江水一样淡然，却给人永恒之感。

交通船的马达声分外响，与人说话须放大音量才能勉强听清。我招手示意叔叔坐近一些，他热情地靠了过来。聊起他的情况，移民都买了社保，而且他们的儿女都在巫山县城买了房，各自开着铺面做生意，他们这一家人应该算当地过得很不错的那种。

我问叔叔能不能在船上看到神女峰。他立马来了兴致，他说神女峰需走近了才看得清，不过船上能看到一个立起的“锥锥”。船拐过一个江湾，叔叔急急地喊我快看右边，我跑到船窗，一根石笋般的山峰在连绵不断的群山顶上兀自出现了。不过，它竟一点也不像网络图片里的神女峰，大约从这个角度只能看见神女的背影吧。

临下船前，我拍下一张照片。照片中，叔叔背朝着我，阿姨发现我在拍她，并不躲避，只平静地看着我的手机。对她而言，我只是个好奇于移民故事的素昧平生的异乡人。她染过的短发一头乌黑，她全然不像已有70岁的样子。柏拉图认为“美是难的，是不被定义的”。神女峰，我只隐约看见一个让人失望的模糊轮廓，倒是一个活生生的三峡老人超然相片外，完全替代了我对三峡“神女”的期待。

亘古流淌的长江水无声滋养着江两岸的所有生命。我为我看到了长江上山、水、船、人平凡却真实的和谐而庆幸。山水相连，筋骨血脉浑然一体。雾升起来，时而在山间，时而在山腰，把山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那些山便高低错落更有韵致了。我不知道那些淡雾是从远方飘来的，还是散发自魁梧山体火热的胸腔。不一会儿，太阳从逐渐变蓝的天空中探出头来，雾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被会呼吸的大山吸了回去。那些雾来来往往，如同我镜头里这个泰然自若的老人，如同老照片里无数等待上船离开故园的三峡移民，他们生于长江两岸，平静而倔强地生活在长江两岸。



簌簌金叶映童趣 张丽江 摄